杰西卡·克鲁格

假扮黑人二十载 她终于装不下去了

专门研究少数族裔历史的“非洲裔”教授,竟然是个如假包换的犹太白人?近日,美国乔治·华盛顿大学女教师杰西卡·克鲁格在网上的“自曝”引发舆论哗然,也让她的朋友和家人大跌眼镜。她发博客称,自己的每件事、每段社会关系,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,她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心魔做斗争,却因怯懦而不敢承认。

“我胆大妄为地骗了你们”

9月3日,乔治·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杰西卡·克鲁格发布了一篇博客:“为了在成年后过上更好的生活,我做的每一件事,发展的每一段社会关系,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。”

在这篇题为《真相,以及我的那些暴力的反黑人谎言》的博客中,38岁的克鲁格终于一口气坦诚了多年来竭力隐瞒的真相:“成年后,我回避自己是个在堪萨斯城城郊长大的犹太白人的事实,假扮了各种原本不属于我的非洲裔身份:北非裔黑人、美洲黑人、加勒比裔布朗克斯黑人。”

克鲁格说,她曾无数次想终结谎言,但怯懦总是打败了道德。“我分得清对错,了解历史,知道黑人身份带给我的好处,但我是个胆小鬼。”她还表示了道歉和愧疚:“多年来,我每一步都错了,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……所有爱过我、信任过我、捍卫过我、为我发声的人,一定感到震惊,感觉遭到了背叛,你们或许会愤怒、陷入痛苦和困惑。我请求你们,不要质疑你们的判断或怀疑自己,不是你们太单纯,而是我胆大妄为地骗了你们。”

这一“自曝”让许多人大跌眼镜,更是狠狠打了很多与克鲁格交好的非洲裔朋友的脸。非洲裔作家、编剧哈里·齐亚德在社交媒体“推特”发文说,她曾为克鲁格辩护,“那些虽然接纳她为黑人,却认为她不够‘黑’的非洲裔朋友警告过我,不要这样做……可我还是站在她那边。我一直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,她总是很消极、充满妒忌,不惜一切代价来证明自己黑人身份的真实性。”齐亚德也跟着道歉:“我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,但还是让她伤害到了我的黑人朋友,对不起大家。”

靠非洲裔身份蹭福利

生而为犹太白人的克鲁格,为什么要伪装成非洲裔,多年来又是怎么瞒天过海的呢?

克鲁格在博客中写道,她从小就受到精神方面疾病的困扰,但也承认这不能为自己假扮黑人开脱。“十几岁时,当我想要逃离心理创伤,就会去一个新的地方,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。但这种创伤并不是别人造成的,相反,是我施加给别人的……黑人和黑人社区没必要庇护像我这样的垃圾。我做的这一切,都是错的。”

但在齐亚德看来,克鲁格的“自曝”不是因为良心发现,而是她快藏不住了。“今天早上克鲁格发文前跟我打电话,向我承认了一切。她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她9月3日在“推特”上写道,“她承认也不是因为良心发现,只是快瞒不下去了。”

克鲁格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,从2012年起在乔治·华盛顿大学教历史。该校官网的个人简介显示,她主要从事拉美、非洲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。可想而知,研究这些专业,非洲裔身份确实给了她一些学术上的便利。2009年,她凭借研究美洲黑人历史被授予“富布赖特-海斯博士论文研究奖学金”。

她还写过一些有关非洲裔和非洲裔文化研究的书籍和文章。在一本书的序言中,她写道:“没人知道我的祖先是谁,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赌一个不可知的未来……”她的“自曝”博客发出后,几家书店删除了与她的相关书籍信息,一些非洲裔作家也对她进行强烈谴责。目前,乔治·华盛顿大学已将克鲁格停职,还有一些同事对她谎报身份感到震惊和不满,要求她辞职。

和家人“断联”20年

为了更好地伪装身份,克鲁格一直“尽职尽责”地扮演着非洲裔。今年6月,她在一段视频里以非洲裔身份谴责白人:“所有和我们一起等了四个小时的纽约白人,最终都没有为纽约本地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发声。支持我勇敢的同胞,支持无畏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同胞。”她还称白人邻居带坏了社区风气,要把这个黑人社区“中产化”。

在形象上,她也煞费苦心。从照片来看,克鲁格一头黑发,鼻梁不是那么挺拔,肤色也不算太白,还打着鼻钉,确实有点非洲裔的感觉。但在博客发出后,她营造出的非洲裔形象很快被愤怒的家人揭穿。

克鲁格弟弟的妻子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,克鲁格肤色“雪白”,根本不是黑人。她说,克鲁格姐弟俩已经有20多年没联系过了,他们也是在有记者联系采访后,才知道克鲁格做出了这样的事。“她不可能是黑人。她家里就没有黑人,都是犹太人。她让我们的家族蒙羞,我和丈夫现在只想抱头痛哭。我能想象出,我公公的棺材板可能都要压不住了。”她说,“克鲁格打了家人的脸,也打了每一个黑人女性的脸。我们还没见到她,也不想见到她。”

还有克鲁格家的一个朋友向媒体透露,克鲁格可能因为担心暴露身份,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。这个朋友说,克鲁格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,父母经营一家商店,家庭氛围和谐。“她小时候就很聪明,读高中时已经对政治和民权很感兴趣。她的家人都没有种族偏见。”

克鲁格的父母在她幼年时就离婚了。父亲定居在拉斯维加斯,2017年去世。克鲁格的母亲晚年定居纽约,2013年10月去世,但克鲁格没有在葬礼上露面,甚至都没给出个理由。这个朋友说,母亲卧病在床时,克鲁格也没看望过。全家人都为克鲁格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,但她不怎么与家里联系。在媒体联系上门前,大家也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假扮黑人。

“上次见到她,她还是金发碧眼的,声音和过去不一样了,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很多人想找到她假扮黑人的原因,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多年前她就离开了,和我们断绝了往来。”这个朋友说。

在美国,白人伪装成非洲裔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故事,克鲁格不是头一个,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早在2015年,美国知名非洲裔民权领袖蕾切尔·多尔扎尔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爆出她是个假扮非洲裔的白人。消息发酵后,多尔扎尔深陷争议,辞去了在美国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”的职务。

本·拉登的侄女是个特朗普“铁粉”

最近,“基地”组织前头目本·拉登的侄女努尔·本·拉登上了新闻头条。她在接受《纽约邮报》采访时表示,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,另一场“9·11”恐袭事件可能就在眼前。她力挺美国总统特朗普:“自从特朗普2015年初第一次参选以来,我一直是他的支持者。”

说实话,这话特朗普的亲侄女都说不出来——不久前,特朗普的亲侄女玛丽·特朗普还出书爆料叔叔的“黑历史”。为什么本·拉登这个美国曾经“头号公敌”的侄女,成了特朗普的“铁粉”?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?

今年33岁的努尔出生在瑞士,父亲伊斯兰姆·本·拉登是本·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努尔的爷爷穆罕默德·本·拉登是个建筑业巨富,共有50多个孩子。他们家族为沙特建了不少道路、清真寺、宫殿,与沙特王室关系也很好。在拉登家族中,本·拉登一直被认为是“败家子”,伊斯兰姆则是家族中较为传统的商人形象,根据《纽约客》杂志2001年的报道,伊斯兰姆是家族欧洲控股公司的负责人。2004年,伊斯兰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他已经20多年没见过本·拉登了:“他去了阿富汗,我也离开沙特去了瑞士,从那以后我就没和他联系过。”

伊斯兰姆的妻子卡门·迪福尔是瑞士人,两人在努尔小时候就离婚了,之后努尔和两个姐姐跟着母亲在瑞士长大。她和父亲都几乎未曾谋面,更别提叔叔本·拉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,迪福尔与伊斯兰姆离婚后还写了书,其中一本名为《戴着面纱的王国》,目的是向女儿们解释她为什么会从拉登家族中逃离;还有一本是《王国内幕: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日子》,当年火爆一时。

《纽约邮报》报道,努尔本科就读于日内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,后来又在伦敦大学拿到商法硕士学位,如今运营着一家计算机编程训练营。

如果不是姓氏和较为明显的中东人的长相,努尔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欧美人。她不戴面纱,穿衣打扮完全欧洲化,思想上更是“人在瑞士心在美”,她不但说自己有颗“美国心”,还认为美国是她的第二故乡。努尔说,“9·11”事件发生

本·拉登　　努尔·本·拉登

前,她一年会跟着母亲去好几次美国。那场恐袭发生后,当时14岁的她非常难过。“尽管顶着这么个姓氏,但我完全没有在美国遭遇不好的经历,相反,我还被美国人的善良和理解所打动。”她说。

“精神美国人”的努尔自然很关注美国政治,而且是特朗普的“铁粉”。她在社交媒体“推特”上发文支持特朗普,还晒出自己头戴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帽子的照片,隔空“应援”特朗普。近日,努尔接受《纽约邮报》采访时,从安全角度力挺特朗普:“‘伊斯兰国’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发展壮大,来到了欧洲。特朗普已经表明,他会在恐怖分子找到机会发动袭击前就从根源上消灭他们,保护美国和我们不受威胁。”她还用“瞌睡乔”这个外号指代拜登——这也是特朗普常用的词。

前不久,努尔还在自己的网站上分享了一封信,把特朗普称为“能将我们从黯淡未来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领袖”。“在特朗普的带领下,美国将有机会恢复她的准则、自豪感、独立,真正成为自由的灯塔和所有人的希望。”她写道。

“推特”上的资料显示,努尔2010年就注册了账号,却在2019年2月以后才更新频繁,她的大多数“推文”都是在最近半年内发布的,内容基本都是帮特朗普说话。她经常转发特朗普及其儿子小特朗普,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的“推特”,发过特朗普抹黑奥巴马的“奥巴马门”相关“推文”。除了姓氏,努尔和那个完全不熟的叔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,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我的姓氏与我的价值观完全相反。”

名誉社长:蒋亚洪　董事长兼社长:倪　涛　副董事长:张向荣　张小斌　总编:曹鉴钦　法律顾问:张　默
主任:林静　徐丽人　主编:竹子下　怡和　李丹　记者:小延　理超　刘大为　曹关良　赵新生　专栏:萧靖　赵实　技术顾问:蒋幼民